

CA653/02

820(32)
4273



史秘闡宮瑪爾帕

譯 遲 倫 著 達 湯 司
版 出 所 行 發 合 聯 誌 雜 報 書 海 上

帕爾瑪宮闡秘史

著 者 司 湯 達

翻 譯 者 徐 遲

發 行 人 何 恆 之

發 行 者 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

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

定 價 國 幣 二 十 八 圓

民國三十七年五月版初版二千冊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致讀者

這個故事，寫在一八三〇年的冬季，還是在離開巴黎三百里的地方寫起來的；因此是不可能影射一八三九年的事件的了

比一八三〇年還要早些年代，那時候我們的軍隊正馳奔在歐洲大陸，偶然的機會讓我駐紮在一位神父的家裏：那是帕陀亞，意大利的秀麗的城市；我居留了很久，我們結成了朋友。

一八三〇年，將近歲暮，我又經過帕陀亞，慇懃地跑到那良善的神父的家裏去：他已經不在人世了，這個我是知道的，可是我希望再看看那一間沙籠，在裏面我們消磨過多少個愉快的黃昏，多年來我黯然追憶的啊。到了那兒，我碰到神父的姪子和這姪子的夫人，他們像老朋友一樣歡迎我。許多人都跑來，我們談興甚濃，到夜深沉以後才作鳥獸散；而這個姪子還到彼特羅奇咖啡店去斟來了最好的酒。特別使我們圍坐不散的，乃是公爵夫人桑賽凡麗娜的故事，因為有人提了個頭，那位姪子就從頭到尾把她的事蹟說給我聽，這種雅意，甚為難得。

『現在我要去的地方，』我告訴我的朋友們，『是難得有這樣的黃昏了，我要把你的故事來寫一部小說，以便消磨那漫漫的長夜。』

『要是這樣，』那姪子就說，『讓我把伯伯的日記本交給你。在帕爾瑪這個標題底下，提到了這公國宮闈中好幾件祕史，當時的公爵夫人真所謂「炙手可熱勢絕倫」；可是，要小心！這個故事什麼都好，祇是道德上未免敗壞了，你們法國人正矜誇着你們的福音式的純潔，說不定這部書會給你贏得一個暴徒的惡名。』

我把一八三〇年所寫的手稿不加更動地發表了，這一來，卻有兩個缺陷：

第一，關於讀者諸君的：因為人物都是意大利人，也許諸君的興趣較差，這一個國家裏的心腸跟法國人的心腸差得很遠；意大利人是認真的老實人，除非被觸犯了，心裏想的，嘴上就說；祇在他們的癖性猝然發作的時候，才有虛榮；然後變了狂熱，被人稱為「熱情兒」。最後，在他們中間，貧窮並不是可笑的。

第二個缺陷是關於作者的。

我承認我是太勇敢了，聽憑我的人物表現他們的本色；但另一方面——這我得大聲宣佈——對於他們的許多行為，我也曾加以最道德的責斥。為什麼我要給我的人物，以法蘭西人的高尚道

致讀者

這個故事，寫在一八三〇年的冬季，還是在離開巴黎三百里的地方寫起來的；因此是不可能影射一八三九年的事件的了

比一八三〇年還要早些年代，那時候我們的軍隊正馳奔在歐洲大陸，偶然的機會讓我駐紮在一位神父的家裏：那是帕陀亞，意大利的秀麗的城市；我居留了很久，我們結成了朋友。

一八三〇年，將近歲暮，我又經過帕陀亞，恩惠地跑到那良善的神父的家裏去：他已經不在人世了，這個我是知道的，可是我希望再看看那一間沙籠，在裏面我們消磨過多少個愉快的黃昏，多年來我黯然追憶的啊。到了那兒，我碰到神父的姪子和這姪子的夫人，他們像老朋友一樣歡迎我。許多人都跑來，我們談興甚濃，到夜深沉以後才作鳥獸散；而這個姪子還到彼特羅奇咖咖啡店去斟來了最好的酒。特別使我們圍坐不散的，乃是公爵夫人桑賽凡麗娜的故事，因為有人提了個頭，那位姪子就從頭到尾把她的事蹟說給我聽，這種雅意，甚為難得。

譯者跋語

原作寫於巴黎（不是在巴黎三百里之外），寫作時間之短促可以見諸原作者的劄記：

『修道院——作於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四日至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。一八三八年

九月三日，我有了寫修道院的意念。好像是到不列顛尼，或阿佛爾去的旅行歸來開始的。我十一月四日開始到十二月二十六日完成。十二月二十六日我把六大卷稿紙交給柯爾找出版家。』

去年夏間，茅盾先生鼓勵我譯這部書，給我找了出版家，原定三個月譯出的，不料茅盾先生遊蘇歸來我還沒有譯完第一部。這一個時期我完全放在一個鄉下的中學裏了。我很感激出版家對於我的友誼的敦促，我很抱歉這樣給我耽誤了時間，趕上了排工好幾次的漲價，使他頗有損失。

翻譯所用版本，根據 CK. Scott moncrieff 的英譯本，和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

的 Henri martin 編定的法文本，和 Lady mary Toyd 的英譯本，後面兩本承李健吾先生借給我，在這裏向他道謝。

這樣一部輝煌的著作，既譯成中文，似應再多下一些功夫，加一些附錄。巴爾扎克的一封四萬餘字的信，我只譯了一個冒頭；以及司湯達的回信，我沒有譯；以及其他很好的資料，如經過巴爾扎克建議之後，原作者改寫的兩段，我也沒有譯，等等，我很喜歡做這些工作，但這幾天躲起來翻譯，已隱隱約約聽到鄉下學校裏的同事們在痛罵我的聲音了。我多末喜歡把手頭的材料再整理一下，寫一些作者的介紹。我請讀者原諒。

我不是一個職業的翻譯家，所以我往往趕着譯書，實際上有許多事在等我，我相信一定免不了有很多的疏漏，希望得到指正，通訊處由書店轉。

最後，有一些喜悅的話，我確曾譯了靠二十部書，大約譯過三四百萬字，這一部書，譯的時候我最愉快，往往一早晨到晚上，一邊譯，一邊混身緊張而激動。人物的命運這樣感動了我，過去我的譯書的經驗中都未曾有過這樣的現象。我敢於邀請讀者，讀這最動人的小說！我敢於熱情地說，沒有人會失望的。

一九四七年五月

巴爾札克序言

我們的時代底文學，極顯明地，有三種表現形態；顧仁先生不樂意「三位一體」這個用詞，另創「三重性」來代替，繇我看來，這三重性絲毫不是沒落的徵兆，卻是非常之自然的，正是文學材能底豐收；這是十九世紀的大貢獻，不像十七，十八世紀，弄來弄去，祇不過一套不變的形式，原來那兩世紀，或多或少，是屈服在獨夫暴政之下，或一種制度之下的啊。

這三種形式！或稱形態，或稱體系，悉聽尊便——是存在自然中，附合一般世人的情操的，到達這個時候，文學予以表現，又當智識在普及，愛好文學的人數在增多，而閱讀的習慣在無限制地激長的時代，自然牠們要鼎足而立了。

古往今來，中外人士之中，少不了一類人，多愁，沉思，默察，這種心靈沉緬於偉大的意象，他們能在大自然的宏麗景物中潛移默化。因此有了一整個文學流派，我稱之爲「意象文學」，其中包含抒情的作品，史詩，和用這方式來觀世界的一切創作。

少不了又有另一類人，他們心思活，愛好速度，動作，精明，刺激，行爲，戲劇性，而避免了討論，他們對思維極少興味，對效果特別鍾情。從這類心靈中，另一整個文學流派擺下了陣勢，爲了與前者對壘鮮明，我稱之爲「幻想文學」。

最後還有一類人，他們是兩全其美的，其心靈包容一切，置身於抒情與行動之間，戲劇與頌詩之間，深信完美之道，必須觀看事物的整體。這一流派，可稱爲「折衷文學」，要求依據實情，表現世界：兼顧意象與幻想，寓此於彼，寓彼於此，溶合了動作與思維。司各德可謂完全滿足了這種折衷性的。

何者最優，我可不知道了。我也不願意任何人把這天然的異同分出高下來。所以，我不會說意匠派的詩人某某絕少幻想，也不會說幻想派的詩人某某絕少意匠。這三種方式祇能應用於詩人的作品所激起底一般的印象上，只適用於作家運用腦汁的模式，於他們的心靈底氣質傾向。每一個意象好比是一個幻想，精確些說，好比是一種興奮感，好比許多幻想的集合；重於幻想，那往往不以意象爲終點。幻想，在牠的發展上也煞費苦心，不是人人能輕易得來的。還有一點，意象在本質上較爲普及，立刻能使人瞭解。如假定露俄的「巴黎聖心寺」跟「曼儂，萊攝戈」同時出版，「巴黎聖心寺」就可以立刻抓住比「曼儂」更多的讀者，那末在崇拜「羣衆公意」的人們看

來，豈非前者優於後者多多了。

其實，不論作品來自哪一個源泉，牠祇有遵照了理想的法則和形式的法則，才能永垂不朽。意象與幻想之於文學，好比是素描與色彩之於繪畫。魯本斯和拉斐爾都是大畫家；誰以為拉斐爾不懂色彩，就鑄成了大錯；誰不甘心稱魯本斯為畫家的，應該到熱諾亞去，長跪在耶穌教寺院，這偉大的弗萊明人所作的畫前，向素描頂禮。

貝爾先生，現在倒是他的筆名司湯達爾更著稱了，在我的評價中，正是「幻想文學」中最優越的大師，在這一流派中，有着繆塞梅里美，郭士朗，台拉維涅，倍朗傑，潑朗雪，吉杭丹夫人，卡爾，和諾迭艾爾這許多先生，蒙尼埃也屬於這一流派，由於他的諺語的真實性，雖然牠們缺少了一個基本觀念，然而卻充滿了這個學派最為特徵底自然與觀察的精確。

這一個已給我們許多優秀作品了，由於牠擁有豐富的事實，由於牠也有清醒的意象，由於牠簡單，明白，由於牠有伏爾泰的警句，由於牠有十八世紀底講一個故事的方式，主要的，更由於牠有喜劇感，早已受盡注意。貝爾先生和梅里美先生，儘管深邃嚴肅。在他們著述他們的事實時，不免有點冷笑，有點狡猾。在這兩位，喜劇性是含蓄的。火石中的火星。

羅俄，無疑地，是意象文學的最優越的鉅匠。拉瑪丁先生屬之，夏托白里安先生是牠的施洗

禮者，而拜蘭歇先生創造了牠的哲學。「奧物曼」屬之。還有巴皮艾，高諦葉，雷波美，以及許多的模倣者。我提到的一些名字中，有時興感超過了意象，如賽南柯爾先生和雷波美先生。台，維涅先生，不拿他的散文，拿他的詩來說，似乎是屬於這一流派的。這些詩人都沒有喜劇感，他們不懂得對話，僅高諦葉例外，他是精通的。露俄的對話太是他自己的語言了，他還沒有變化了他自己，他在人物中安排了他自己，沒有使他自已變成人物。可是這一派，正如那另一派，也產生了許多佳作，牠的卓越是在牠的文字方面做到了詩意的飽滿，既有豐富的意匠，又跟大自然結合得緊；那另一流派更加人間味，而這一派卻企圖了體貼到創造的心底去，以求清高。牠愛大自然勝於愛人類。法國的文字全靠了他們而強烈地詩化了，這是極有必要的，因為我們的文字底「實證主義化」——請原諒我用了這詞——，牠排斥了正是這一派發展了的詩意，而且十八世紀的作家曾使之乾燥無味。盧梭和倍高亭，德，聖比埃爾正是這個革命的發難者，我認為這是一大事。

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鬭爭的祕密就在這裏了，完全是起因於這種心靈的天然差別的。兩世紀來，幻想文學唯我獨尊，因而十八世紀的後裔，自然，誤以為文學中，這一個體系便是文學的整體了。我們不要責備他們，這些人是古典主義的衛士！幻想文學，滿載了事蹟，緊密地織合起來的，也正是法國的天才的一部份。「薩伏依牧師」「贛第德」，「西拉奧攸克拉特對活錄」——羅

馬興亡原因之研究」「鄉曲」「曼儂，拉攝戈」，「吉爾，勁拉斯」毋寧是法國精神的作品，不能說是「意象文學」的呢。我們感謝後者的是在詩這方面，兩世紀來，祇除了拉、芳丹、雪尼艾和拉辛之外，詩總是備受猜疑的。意象文學尚在搖籃期，卻已擁有不少無可抗誦的天才；可是，當我發現那另一流派中所擁有的人選時，我就知道，在我們這美麗的語文中，牠依然顯赫一時，毫無沒落的徵兆。鬪爭已告一段落了，可以說的是，浪漫主義並沒有發明了新的方法，例如，在劇場中，爲動作缺乏而叫苦的那些人，相當地利用了長篇的朗誦和獨白，然而，我們久已聽不到波瑪樹的鋒利緊湊的對話了，也久沒有看到莫利哀的喜劇，他們總是以理性和幻想爲基礎的。喜劇乃是沉思和意象的敵人。在這一番競賽中，羅俄有極大的收穫。可是博覽羣書的人想還記得夏托白里安的大受攻擊，那是帝政時代的事；很快就結束了，雖然攻擊的規模很大，而且兇惡，因爲夏托白里安先生是孤軍作戰，沒有羅俄先生的戲迷助威，也沒有報紙和他樹敵，更沒有英國德國那些聲譽卓著，備受愛戴的天才給浪漫主義者以援助。

至於那第三個學派，兼顧另外那兩者的，在刺激羣衆方面，機會較差，因爲羣衆不喜歡中庸之道，不喜歡混品，認爲折衷文學不能激動他們的熱情，相反的，倒平伏了他們的熱情、法國喜歡樣式都有衝突，她在和平時代都要戰鬥。然而，司各德，斯泰爾夫人，柯伯喬治桑，在我看

來，都是這一派的卓越天才。至於我自己，我站到折衷文學的旗幟之下，有如下的理由：我不相信十七，十八世紀文學的嚴肅的方法，可以表現近代社會、把戲劇的本質，意匠，畫面，描寫，對話，導引入近代文學中，在我認為萬萬不可少。讓我們坦白地承認，「吉爾、勃拉斯」的形式是令人疲勞的；事蹟的堆砌，理想的疊積，更不免生硬了一些。幻想在人物之中人格化，就優越得多。所以柏拉圖把他的心理的倫理學用對話體來寫出。

「帕爾瑪宮闈秘史」這部書是屬於我們這一個時代的，在我看來，截至目前為止，牠是幻想文學的一部鉅著，在這裏面，貝爾先生對另外的兩派也有讓步，由公正人士看來，這是可以容許的，另外的兩派也當認為滿意的。

這部書雖然如此重要，我卻一再拖宕時日，沒有談到這部書；請了解，這是因為我覺得很難於對牠大公無私。現在，我知道我已做到這一點，因為我已經不慌不忙，用盡心思地，讀了牠三遍之多，發現這部書是如此的卓越。

我能想像，我的驚羨將引起何等的嘲諷。自然會有人對我的鍾情發出挑釁的呼號的；我的熱情應該到了消散的程度了，卻沒有消散。據說，想像力豐富的人，對於一般讀者傲視，冷嘲的，斷言為絲毫不能理解底一些作品，偏會有突然的熱情，但也會突然間遺忘了牠的。頭腦簡單的

人，甚至有智識的人，祇傲然觀看事物的表面，他們會說我是在尋開心，說反面話，會說我像雷波美一樣，有我的莫名其妙的心愛的。讓我露骨地說吧，我對於真理是不知妥協的。

貝爾先生寫了一部書，其中，一章又一章，都光耀着崇高，在這個時代，人們已罕見紀念碑似的題材，他卻在一二十部有才氣的著作之後，發表了一部祇有卓越的心靈，卓越的人士能夠欣賞底傑作。一句話，他寫了今天的「藝術」，如果瑪基梵利生於十九世紀的今日，被放逐到意大利國土之外，而寫了一部小說的話，寫的就會是這樣的一部作品。

所以貝爾先生應該享受的榮譽，主要受到了這樣的打擊，「帕爾瑪宮闈秘史」這部書祇能找到少數讀者欣賞牠，祇有外交家，部院大臣，社會賢達，最優秀的藝術家能欣賞得了；簡單地說，祇有歐洲居領導地位的一千二百或一千五百人。所以不足為奇，書出了十個月，連一個新聞記者都沒有讀過牠，或了解牠，或宣傳牠，或分析牠，或頌揚牠，甚至提都沒有一個人提起過。我這人，我想，是懂得一點這方面的事情的，最近我讀了牠三遍之多；我發現這部書越讀越有勁，而且從心裏感覺到，我有機會來做一件好事情，其樂也溶溶。

難道我不在做一件好事情嗎？給一個極有天才的人物說幾句公平話，因為這人只能顯示在少數特殊人物的眼前，因為這人幻想超越，所以他不能出風頭，那種朝生暮死的「風頭」是牽就羣

衆的人追逐不休，然而偉大的靈魂卻鄙棄的啊！如果庸俗的人們能懂得，原來他們也有機會，可以了解崇高的事物，而提高他們自己，這樣時，「帕爾瑪宮闈祕史」可以一出版就跟「克拉麗莎·哈羅」有一樣多的讀者了。

發自衷心的敬仰之中，自有溶溶洩洩的懽樂。所以在這裏，我所要說的就是，我要向有純潔，崇高的心地的人們致辭，在每一個國家裏面，都有這樣的人，他們雖然有時候長嘆短吁，可是像不受注意的星座一樣，在文化的領域中，他們是崇拜藝術的。一代有一代，可不是都有人類的靈魂的星座，人類有天體，人類的天使嗎？而在那些的下面，用那瑞典先知斯瑞登波愛用的文字來說，都有一羣選民，藝術家是爲他們而工作的，因爲有他們會下判斷，藝術家所以甘心接受了寂寞，暴發戶的輕藐和政府的冷淡。

這一篇序文是巴爾札克的「貝爾先生研究」一篇四萬餘字的長論文的冒頭。緊接這冒頭之後，巴爾札克把這整部「帕爾瑪」做了摘要。因此，譯者暫不將牠全部譯出。

第一章

一七九六年，五月十五日，拿破崙入米蘭城；走在一枝年輕的軍隊的前頭，他們剛不久前度過了勞狄橋，教訓了世界，原來經過這許多世紀之後，凱撒和亞歷山大又繼起有人了。意大利人目擊了勇敢的，天才的奇蹟，祇短短幾個月，就驚醒了一個沉睡的民族；僅在法軍到達的前一個星期內，米蘭人還認為對方不過是烏合之衆，一碰到皇上的軍隊，總是倉皇遁去，這是天經地義的；給米蘭人作報導的，一星期祇不過三次，這末一點點的小新聞紙，比一隻手掌還大不了多少，而且是印在弄髒了的紙上的。

中世紀的時候，隆巴提的平民確鑿跟法國人一樣勇敢，值得讓日耳曼的皇帝來把他們的城市夷為平地。此後，他們就變成順民了，他們的大事情是在玫瑰色的皺紗手帕上印寫一些商籟體的十四行詩，來慶賀一個闊人家或貴族之家的少女的喜事。在她這件終身大事之後的兩三年內，這少婦總會勾搭一個熱誠的愛慕者；有時，由夫家選定的「拼頭」，還在這個婚姻契約中，享有一

個光榮的地位。法國軍隊突如其來，所激起的深沉的情緒，距離這種優柔的生活方式可是遠極了。立刻，飛躍了，一個新的，熱情的生活方式。一七九六年的五月十五日，整個民族發現了歷來備受尊敬的一切事。原來極端可笑，即使並不可恨。當最後一個奧地利軍團撤離時，就標誌了那些古老觀念的崩潰：冒生命危險又成了時髦。人們覺得，要在感情凝滯了許多個世紀以後，得到眞眞的快樂，必須用眞眞的愛來愛自己的國土，必須追求英雄性的行爲。由於查理第五和非立普第二世嫉妬心重，連年暴政，他們被擲入了最黑暗的黑夜；他們推翻了這些皇帝的塑像，立時他們發現陽光氾濫了。最近這半世紀來，一百科全書派一和伏爾泰之流在法國地位越發穩固了，僧侶們所以要在善良的米蘭人的耳中叮嚀再三，凡是學習閱讀，從閱讀之中，隨便要學習什麼，都是勞力的大浪費。一個人祇要把什一稅交到教區牧師那裏，把他的小小過失都向他懺述，那末他準可以在天堂裏佔一席優良地。爲完成這曾經威武而開哲的民族底敗壞，奧地利又低價出賣了一種特權給他們，她的軍隊裏從此不需要徵募一兵一卒了。

一七九六年，米蘭的軍隊共包含二十四枝紅色軍服的兵勇，加上四枝華麗的匈牙利羽林軍，防衛了這城市，道德自由達於頂點，可是熱情卻稀有；非此不可，不但什麼事都得向教區牧師懺述，否則，甚至在現世界裏都有沉淪的危險，非常之不便利，而且良善的米蘭人還時常受到僧侶